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一

經濟編

六曹

兵曹

諒止  
征伐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  
獨養耆老振匱乏益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  
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  
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  
之地鬻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  
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

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

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  
越人名爲藩臣貢耐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  
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  
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太子之  
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  
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贖子  
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  
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  
入越地輿輜而踰領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  
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

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會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

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  
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龜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  
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  
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  
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  
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  
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于界中積  
食糧廼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  
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  
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

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癘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病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

戰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遁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敵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



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固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

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  
負黼依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  
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  
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秦  
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  
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  
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  
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  
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  
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漢

南王安諫  
依闕越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  
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  
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  
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  
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  
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  
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  
子共犬羊之糞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

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

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  
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  
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人臣愚以爲  
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緘介之忿於  
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  
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

者詳議乃可

魏相諫擊匈奴書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  
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

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  
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  
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故  
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  
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羗南不過蠻荆  
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  
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  
征不還齊桓揅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  
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  
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

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姓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益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投。廩探平城。

八續集卷之八十一  
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冠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郵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靡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

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稍捐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頽頽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



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賈捐之罷珠厓對

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魯恭上疏：「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陲，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

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食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  
遭大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  
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  
莫不懷思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  
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  
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  
而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  
錯况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  
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夷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  
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汗辱善

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邊境無事宜當  
修仁行義尚於無爲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  
和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  
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言誠信中實  
雖他外皆當感而來從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  
者亡今匈奴爲鮮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  
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  
大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  
之難不絕如緹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  
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滿仁者念之以爲累息奈何

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趨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少垂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晉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蔡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于巴漢忍辱于

平城也。若爭強于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于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圯于羑里，故道泰于牧野。句踐見屈于會稽，故威申于強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上。所據同于魏世，勒死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

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于理安乎辟若射者百發而不一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

實有卷席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兖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季龍。此今三處。反爲其用。方之于前。倍半之勢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季龍。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

佃于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  
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于外老弱穫于內多持炬  
火急則燒穀而走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沔  
北方之于今四方之一耳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  
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  
糧之難莫過峭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  
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旣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  
方之于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  
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旣至之後耳尚未  
論道路之虜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沂流首尾



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障而擊之將如之何  
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冠若送死雖開江  
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  
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筭朝議  
同之故亮不果移鎮

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蔡謨  
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  
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  
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  
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畧不稱心財單力竭

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

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爲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爲之救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堅親至猛第視疾

唐史下傳  
正而難矣

人編類纂

卷八十一

十三

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役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

唐太宗時相里玄奘至平壤論使勿攻新羅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釁侵我地五百里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奘曰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地莫離支竟不從玄奘還言其狀太宗曰蓋蘇文弑其君殘虐其民今又違我詔命侵暴鄰國不可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眄則四夷讐服威望大

積弱興危  
是以身內  
而擄之牙  
如也

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曰：聞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爲患，太宗曰：然此誠徵之失，又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爲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人，誠當致討，但命二三名將，將四五萬衆，杖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太宗不聽。房玄齡疾篤，上表諫曰：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今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

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羅報  
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  
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  
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

武太后欲發梁鳳巴蠻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  
因襲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諫 雅州邊羌自國初  
已來未嘗爲盜今一旦無罪戮之必蜂起爲盜西山  
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臣愚以爲西蜀  
之禍自此結矣臣聞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  
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

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爲糜費無益聖德况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且蜀人尪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今無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其不及百年蜀爲戎矣願陛下熟計之既而役不果興

謀正  
征伐  
謂以折  
需以乃法

時蜀州每歲遣兵戍姚州路險而遠死亡者多蜀州  
刺史張東之上言姚州荒外自以爲州未嘗得其鹽  
布之稅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  
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請并廬南諸鎮一切廢  
省置關盧比非奉使者無得交通往來疏奏不納  
蘇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  
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  
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  
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  
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

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劔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入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邈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劔挑趙索戰，邯戰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



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  
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  
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  
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  
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  
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  
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  
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  
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  
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

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  
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  
控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  
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  
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  
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  
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  
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  
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積  
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

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若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起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徵用兵。

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踟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  
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  
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  
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  
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  
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  
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  
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  
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  
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

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  
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鷄士。則是路塞  
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  
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  
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  
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醮而華樂。  
故其賞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  
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鑲鉉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  
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厥  
羨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

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擔，蔽舉衝櫓，蒙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切，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

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

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  
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  
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  
兵不用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  
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  
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  
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  
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  
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竿瑟之音不絕地可  
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



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競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

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  
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  
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  
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  
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  
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  
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  
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  
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  
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

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幟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

所謁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  
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  
功大而亂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  
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  
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  
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  
罷，怒趙必於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  
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  
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  
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

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識乎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霸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迎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罷楚。敵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破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爲齊兵困於穀。函之上十年。樓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虛戾夫。

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  
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  
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  
收破齊罷楚敵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  
爲至誤臣以爲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人有患  
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  
乃使有白馬之爲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  
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  
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  
而愛懷邪亡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

從是以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項襄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土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鳶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

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暴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亭於韓成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社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



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力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一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

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隣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覓覓遇夫獲之今王中道而韓信魏之善王也此吳王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早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旣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無百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剝腹折頤首分身離暴國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

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杜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銓胡陵陽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故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

勤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爲境東  
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間莫強於齊齊魏得  
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  
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  
強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  
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  
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  
侯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秦  
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  
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秦之右壤可拱手而取

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  
齊楚無燕趙也然移危動燕趙持楚此四國者不待  
痛而服矣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二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

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

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執，盡登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上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不義不叅，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否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



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耜銚推耨之勢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臣竊爲大王不取焉。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匍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

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亦充軍國之用矣、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齊入朝、曰國畢從、頓子之說也。

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

也。王攻韓，圖陞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割地而  
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  
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  
得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矣。曰：王  
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  
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  
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  
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  
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

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  
討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  
五千金隨公唐睢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  
士夫相與鬪矣六國猶連雞羣士如鬪狗所以虎  
狼秦張願哆其口。

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疆諸侯譬如郡縣  
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  
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  
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

遷書也

鄭桓公將欲襲郟先問郟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

姓擇郤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于門外而埋之彙之以假若盟狀郤君以爲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郤

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

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被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陳平旣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旣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

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於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

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令韓與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失守雖王與子其亦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以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趙王喜召平



陽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願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今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驗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

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  
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  
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此人利也乃使趙  
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  
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  
令諸吏皆荅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  
涕而免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而以  
與人、不義一也、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  
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  
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

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齕以兵遇趙於長平  
秦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蘇秦乃東之趙趙肅侯令  
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  
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  
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  
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  
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  
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  
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  
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

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  
日而距國都矣。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  
陽君，已歿，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  
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  
矣。雖然，奉陽君好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  
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  
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  
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  
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  
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

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黑白，所以異陰陽而已矣。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放宜陽。宜陽放，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險津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

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  
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  
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  
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  
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  
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  
於趙矣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  
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  
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  
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

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臯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  
 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又說

魏襄王曰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  
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  
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疆秦之虒以內劫其  
主以求割地願大玉孰察之因東說齊宣王曰且夫  
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  
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  
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亾隨其  
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  
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  
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



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惘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乃西南說楚威王曰：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出黔中，則鄢郢動矣。張儀說魏王曰：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太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多而輟走，易止不能堅，戰悉烈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

楚而遣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于秦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向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秦下甲

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因遂之韓說韓王曰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疆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秦趙戰於河漳之上

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  
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  
國已破矣是何也秦疆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  
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  
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  
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  
雖欲事秦不可得也張儀去西說趙王曰今楚與秦  
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  
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  
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

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  
驅歸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  
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  
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而相見  
而口相結請索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北之燕說燕  
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  
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  
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  
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  
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

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疆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

獻恒山之尾五城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已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講，則願五國復堅約，五國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名禁珉也。使臣守約，若與國有倍約者，以四國攻

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損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簡重者矣。復合與簡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敵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交兩王，王賁韓佗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



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趙三強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是秦之一舉。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燦矣。國燥於秦，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

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案爲義存，凶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

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毋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况於仇讐之敵國乎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亾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欲得故地今員強秦之親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

亡之後必且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  
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  
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  
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  
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  
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  
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  
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  
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  
故有懷茅那丘安城堽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

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闡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橫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番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闔。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

北至乎關。所亡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闡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下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

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甯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魏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

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



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  
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  
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  
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  
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  
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  
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  
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  
叱曰胡不下吾乃與下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  
而言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

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

鷄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嘗  
飲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  
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飲此血於  
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  
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  
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  
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  
生以三寸之舌疆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  
爲上客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

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于人心不明于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維倫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越伐吳二子沈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于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于盡忠剖心而歿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

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舉

孫字不知  
則本寫字

女戟韓氏太原卷下軼道

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

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

陽少曲致蘭離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錢均陵塞黽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獲侯爲和羸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黽阨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

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  
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  
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  
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  
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  
於燕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  
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  
臣聞之忠不必黨黨不必忠今臣願爲大王陳臣之  
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

人之說  
臣於此  
夫



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其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職

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王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

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而以順子爲質。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爲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

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  
深讐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  
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  
必曰破齊敵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  
下擊之讐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  
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  
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  
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  
也是晉楚以秦伐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  
之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

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飢。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圖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

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哉。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或爲魏獻書秦王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

也有地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  
身首尾俱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示  
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  
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  
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  
方其兵弱天下不必能救地可廣大國可富兵可強  
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  
教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爲讐不  
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

鄢郢

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爲治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治辯之功制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汗之吏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

公患也

孤憤篇



八編類纂